

中國海關與中法戰爭

(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第四編)

中國史學社印行

中国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

第四編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

中国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员会編

科学出版社出版

1957年5月

内 容 提 要

这本资料书，是纪录1882年至1885年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攻击中国的要要文献，也是说明帝国主义通过它对旧中国海关的控制，如何操縱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的具体证据，内容以海关档案为主，大部分文件都是从未发表的秘密函电。

19世纪80年代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与清政府发生武装冲突以后，英、德、美、俄、日各自为了本身利益，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进行调停，挑撥和乘机掠夺权利，最后由在清政府内部的英帝国主义代理人总税务司赫德居中操縱，派他的亲信海关税务司金登幹赴巴黎与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茹費理直接谈判，签订草约停战議和，现在所整理发表的文件是谈判和訂約过程的真实纪录，对于当时与議和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背景，如英法矛盾，法日互为声援，以及法德、德英、英俄的利益分合都提供了重要線索，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军队在諒山获得军事胜利，法国执政內閣因此倒台以后，中法两国仍旧締約議和承認法帝国主义吞併越南的内幕真相。

書內也收輯了一部分關於馬江战役，基隆战役和中法战争期間中国国内政治經濟情况的資料，可供研究中国近代政治、經濟史人們的参考。

帝 国 主 义 与 中 国 海 关

第 四 編

中 国 海 关 与 中 法 战 争

主 編 者	中国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 編 輯 委 員 会 編 輯 委 員
	陈翰笙 范文瀾 千家駒 狄超白 巫宝三 吳承明 严中平 陈振汉 孙毓棠 王毓瑚 丁名楠
編 者	对外貿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
出版者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朝 陽 門 大 街 11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 業許可 出字第061号
印刷者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总經售	新 华 書 店

1957年5月第一版
1957年3月第一次印刷
道：1—4,395
(軍) 經：1—1,748

書号：0764
字數：209,000
开本：850×1169 1/32
印張：7 7/8 插頁：1

目 錄

引言	1
第一章 越南問題始末	9
第二章 談判內幕(一)	35
第三章 談判內幕(二)	138
第四章 談判經過	188
第五章 各关稅務司報告	212
附 錄 重要人名地名中外文对照表	243

引 言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是一本资料书，它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之一“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一书的一部分，因为全书的篇幅较大，全部编成还需要相当时间，所以把它分编出版，以供我国研究近代史的朋友们参考。

本书共五章，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一章的资料译自美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一书的第二卷第十七章。马士于1874年由美国国务院代总税务司招聘来华，历任瓊州、北海、淡水、龙州、广州等各口税务司，1904年至1907年间任海关注册处税务司，在中国海关活动先后三十多年。他所编写的三卷本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是站在侵略者立场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的。解放前这书在我国广泛流传，曾被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国际关系史的权威著作，在旧中国的学术界起过极恶劣的影响，深入地批判马士及与马士同样观点的人们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的遗毒，仍然是历史工作者当前一项严肃的任务。

我们收辑这个资料的主要目的是：第一，这书对中法战争的叙述，在轮廓上大致还清楚。第二，马士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进行歪曲，但是帝国主义在侵华问题上有一致性，也有矛盾性，由于马士是美国人，没有必要完全掩饰法国的侵略野心与面目，这个矛盾使他有可能在书中多少反映出一些历史的真实情况。第三，中法战争时期，马士曾充当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秘书。德璀琳是李鸿章与福祿诺在天津谈判时的密谋者，马士与德璀琳的亲密关系使他有可能会知悉这次谈判的某些实际内容。天津简明条约签订后中法军队在北黎发生了冲突。马士所记当时订约经过的一段是根据他的亲身经历的。

馬士的这一章原名为“法国与东京”，现在改为“越南問題始末”，附加了几条編者按語，删去了一些不适当的或者不必要的註釋，原文則未作任何修改。我們請讀者注意，由於作者有目的地在替侵略者作辯护，因此必須批判地看待这一章的文字。

第二組資料包括第二、三、四等三章。

第二章是海关总稅務司赫德与海关駐倫敦办事处稅務司金登幹往来电报的譯文，所涉及的时间是 1883 年 4 月到 1885 年 6 月、从法国駐華公使宝海被召回国到中国全权代表李鴻章与法国駐華公使巴德諾在天津簽訂正式条約为止，前后連貫。这个时期赫德与金登幹的往来电报，虽然在法国外交部公佈的有关中法战争的黃皮書、魏尔特的“赫德与中国海关”以及其他人的有些著作中曾部分地發表过和片断地摘引过，但全部公开出来和全部譯成中文，这都还是第一次。这些电报对中法战争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不少新資料。一方面它具体地告訴我們外国侵略者如何以海关为工具，与封建統治者相勾結，干涉和支配中国的內政外交，同时也帮助我們了解帝国主义者控制下的海关和海关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活动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它对英法之間的矛盾、法国和日本如何勾結以及当时国际局势对中国的影响也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第三章是赫德致金登幹書簡的譯文，起迄的时间与第二章相同。这部分赫德書簡虽然数量上比电报少些，但和电报一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們可將这些書簡与电报互相參看，它們是互相补充的。金登幹致赫德書簡和金登幹關於談判的記錄，我們还没有来得及把它翻譯出来，现在只好暫缺了。从赫德的書簡中可以知道 1885 年赫德在奕訢的支持下，積極“調停”中法战争，甚至对李鴻章也是隱瞞的。赫德信內对德璀琳 1884 年的活动所表露出来的不滿情緒，反映了英国同德国在中国的深刻矛盾。1885 年 3 月清政府急切向法国求和，与 1884 年年底日本侵略朝鮮所引起的緊張局势，以及伊藤博文来華胁迫，有着密切关連，这里也有線索可寻。由於赫德电报及書簡內關於 1884 年德璀琳的活动、同一年赫德参加法使巴德諾与曾國荃在

上海的談判經過等方面的資料不多，我們參考了“清季外交史料”、李鴻章的“譯署函稿”等書，校鈔了一部分文件，作為補充。

第四章以中國談判代表金登幹所作的備忘錄的譯文為主。這個文件記載了金登幹在赫德指使下去巴黎與法國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茹費理直接談判議和草約以及後來的議訂正式條約草案的經過。這個備忘錄經海關稅務司魏爾特加以註釋，引用了一些法國官方文件。金登幹的備忘錄和魏爾特的註釋，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1885年6月9日中法條約訂立後，就以這個條約作基礎，又由李鴻章、奕劻等與法國代表陸續簽訂通商章程、商務續約和界務續約。為了使讀者對上述各約的訂立經過有大致的了解，我們選輯了有關的上諭和李鴻章等人的主要奏疏。

第二組資料是本書最主要的部分，特別是第二、第三兩章。關於1885年1月起赫德指使金登幹的活動以及4月以後金登幹與法國外長佛萊新訥在巴黎議訂正式和約的具體談判過程的記載，在已經發表出來的資料中，這是最完整的部分。這些材料一直儲存在海關祕密檔案里，從未公开发表。這次全部譯出公佈，我們相信這些材料對這一段歷史的研究是有極大幫助的。

赫德這個長期把持中國海關行政，竊據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職位達四十多年的帝國主義頭子，多方面積極干涉中國內政外交是眾所共知的，但對金登幹有必要在這裡作些簡單的介紹。金登幹於1862年來中國參加海關工作，1874年倫敦設立中國海關辦事處時，赫德派金登幹為稅務司，負責採購燈塔、航標工程所需器材，北洋海軍的軍艦軍械、募借外債、招聘洋員等工作。金登幹是赫德的親信，駐倫敦三十三年，常受赫德密令往來歐洲大陸各國，進行祕密外交活動，並曾兩次正式代表清政府與外國簽訂條約。一次即1885年4月4日的中法議和草約，另一次為1887年出賣澳門的中葡里斯本草約。

第三組的資料是各口稅務司的報告。這一章所收輯的資料雖在海關十年貿易報告和海關貿易年報中都已發表過，但這些書目前一

般讀者已不容易獲得，因此我們把有關的重要部分選譯發表。福州海關報告所談到的是法國侵略者在戰爭時期所作的一次最可恥的暴行，即他們在福州的背信棄義的偷襲經過。淡水和台南海關的報告可以看出中國軍隊抵抗侵略者的英勇鬥爭。有些口岸的海關報告說明這一期間戰爭對當地的經濟影響。龍州和蒙自海關稅務司的報告提供了中越邊境龍州和蒙自地區初開放通商時的一般情況。這些報告人都是帝國主義分子。他們的報告里儘管有迴護歪曲的地方，但其中有些記述仍可做為重要的參考資料。

我們把重要人名地名中外文對照表列在書後，作為本書的附錄，以便讀者查檢。

大家知道，中法戰爭是發生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一次民族戰爭，它是由於法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的友鄰國家越南而引起的。法國企圖侵佔越南並以越南為基地侵略中國西南邊省，中國為了阻止法帝國主義的侵略，保衛鄰邦和本國的安全，與越南人民一起共同反抗侵略者。就中國說來這是一次正義的反侵略戰爭。

法帝國主義對越南很早就有野心。從十八世紀起，以傳教士為先鋒，它就開始了對越南的侵略。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隨着中國半殖民地化過程的加深，法國對越南的侵略也就日益加緊。1862年和1867年，法國先後佔領越南南部六省，1874年又強訂了實際上使越南成為法國保護國的西貢條約。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發展到最高峯的時期，它正準備條件向着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正如列寧所指出，資本主義“開始了奪取殖民地的巨大高潮，並異常加強了分割世界領土的鬥爭”。八十年代的法國侵略戰爭，就是資本主義分割世界領土鬥爭中的一種表現。

當時法國國內情勢，促成它對外侵略步驟加劇。普法戰爭後法國經濟的顯著特征是工業發展比較緩慢，它只有在個別部門中得到了某些進展，而主要力量則着重於財政資本的發展。這時期法國銀行的集中異常迅速，財政資本與政治的結合十分密切，法國報紙大部分也被置於財政資本的控制之下。這時法國資本輸出僅次於英國，

居世界第二位。法国金融寡头企圖在非洲、亞洲从事大量投資，他們組織的东京矿务公司和东方匯理銀行則是推动法国侵略越南的重要機構。1880至1881年和1883至1885年兩度任內閣总理的茹費理則是法国殖民政策和殖民战争的倡导者和組織者。恩格斯指出，茹費理乃是“巴黎公社最卑鄙的劊子手中的最無恥者，也是机会主义的資產階級典型的代表。机会主义資產階級所以想管理法国，只是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里榨取脂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6卷第2部分，386頁）

法国圖謀侵佔越南，越南人民首先表示強烈的反抗。但是当时的越南封建統治階級既沒有也不会發動人民的力量进行積極有效的抵抗。相反的，只要法国侵略者施加压力，軟弱的封建統治階級就軟化了。法国在侵略越南的过程中，認為黑旗軍的武裝抵抗和清政府的态度是实现侵略計劃的主要障碍。刘永福黑旗軍是六十年代起义反清的广西天地会殘部，后来被清兵压迫，逃入滇越边境，在那里开辟山林，聚众耕牧，成为一大势力。刘永福黑旗軍得到越南人民的支持，先后击斃率領法軍侵佔北越的冒險家安鄴与李維業，击潰他們所統率的武裝队伍，給法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中越两国悠久的历史关系是法国侵略越南的另一个重大阻力。这种关系就是封建时代中国与周圍一些国家包括越南在內所建立的所謂宗藩关系。它是封建統治者之間的一种等級关系，中国並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外交。这种封建的等級关系，在資本主义入侵的时代暴露了本身的落后性，但它在一定程度內也联系了中国与鄰国的反侵略的共同斗争，因此法国决意要排除这个阻力。法国在1874年以武力强迫越南訂立的条約里，以虛伪地承認越南为独立国来間接否認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同时又以越南外交关系必須順应法国外交政策的規定来建立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清政府不承認这个条約，因此对法国一再提出抗議。起初法国还以为用恫吓手段可迫使清政府放棄对越南的宗主权。1883年后它才了解到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須使用武力。

清政府从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也不能听順法国佔有越南。因为很明显，法国取得越南后，就会有一个欧洲殖民国家作为中国的近鄰出現，而且它还会逐漸伸展勢力到西南各省，使清政府的統治权遭到威胁，这种情况規定了清朝統治者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抗击侵略者，这使它在战争初期利用刘永福黑旗軍抗法，后来又被迫公开与法国作战。但是由於中国經濟政治的日益殖民地化，以及国内的階級矛盾，又使清政府担心战争的延長会拖垮自己的政权，这个情况又决定了清政府的抗法斗争不可能是坚决的，它随时准备与法国侵略者妥协，結束战争。

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法战争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与中法战争有关的主要国家有英、德、日、美、俄等，它們都从自己的利益出發，各有各的打算，給这次战争以不同的影响。英国是当时第一个在中国拥有重大經濟利益的国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英国佔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沿海航运業有一半掌握在英国手里，英国人在中国經營的公司佔外人在华公司的三分之二左右，中国海關主要在英国控制之下。英国深恐战争的繼續与扩大影响了它在中国的利益，曾經几度干涉过中法战争。英国外交大臣格蘭威爾的表示最能說明英国的态度。他說英国“一方面不願意中国的市場因長期敌对行为而耗竭；另一方面中国的任何胜利一般說来对欧洲人会有严重的后果”。英国担心中国抗法战争的胜利会鼓舞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信心，普遍掀起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热潮，因此在战争期間，英国在“調停”的名义下，一再压迫清政府，甚至露骨地以長期对法战争会引起国内革命来恐吓它，强使清政府对法国讓步。同时英国对法国也施加压力，不同意法国封鎖广州，要求法国的軍事活动限制在長江以南地区。格蘭威爾的多次“調停”虽然未見成功，后来赫德的活动实际上是格蘭威爾“調停”的繼續。事实上法国的軍事活动終於沒有敢於越出英国同时也是德国指定的范围。

德国自从1870年战胜法国以后，俾斯麦的对法外交政策是有目的地鼓励法国在非洲和亞洲發展，使它在那些地区引起矛盾和冲突，

分散和牽制法国的軍力，这样法国便不能多过問欧洲的事务，其目的在更加提高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国就積極鼓励法国侵略越南。中法战争發生后，德国的政策是要使这次战争長期拖延下去，它一方面向法国表示侵略越南是“正当”的，同时又通过驻华公使巴蘭德表示要支持清政府。这种兩面手法正是俾斯麦外交極其陰險毒辣的地方。因为法国在战争中的消耗是德国所乐意的，而由於这时中国已成为購買德国軍火的重要顧主，战争延長只有使克虜伯厂的資本家增加發財的机会。

日本基於它对中國友鄰国家朝鮮的相同的侵略目的，它是支持法国侵略越南的。因为很清楚，法国在越南的任何进展，对日本后来侵略朝鮮只会有利。虽然战争过程中有关法日勾結、特別法国进攻日本心目中的殖民地台灣时用以表明日本态度这些方面的史料远远不够具体，但法日的互为声援却是明显的。日本發动的朝鮮甲申政变正当中法战争緊張的阶段發生，無疑的有利於法国的侵略，1885年清政府急切与法国妥协，与朝鮮政变引起的中日間緊張关系是有关联的。

这里提一下美国与沙俄的态度。美国几度想干涉中法战争，美驻华公使楊越翰的活动显得更为積極。美国这种活动与当时它居中国对外貿易第二位这一經濟因素有关，同时也是它企圖在中国扩大政治影响的表現。沙俄在中法战争期間的活动並不像上述各国显著，但它是主張及早結束战争的。因为法国在远东的战争使它削弱了从德国西方牽制德国的力量，大大地增加了德国向东方活动而使俄国感受到的压力。

法国在远东进行侵略战争是有困难的。起初它沒有料到清政府会出兵抵抗法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它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只有激起中国猛烈的反抗，在長期內沒有使法国軍事上获得进展，迫得它失去主动，一次又一次地增兵和增加軍費。这次不得人心的战争在法国国内有反对的声浪。統治階級內部的爭吵也很激烈，因为战争是在英德限定的区域内即限制在長江以南地区进行的，認為这样有

損法国的威望。当时国际的局势也对法国不利。英法为爭夺埃及的斗争一时形势非常严重，双方都發出战争的叫囂；与中法战争同时，法国还在 1883 年到 1885 年从事侵略馬达加斯加的战争，受到当地政府的坚决抵抗，这种抵抗並且有英国力量的支持。茹費理早在寻找机会結束战争，他企圖在法国提出的条件下与中国議和，1884 年 9 月以后曾为此进行積極的活动。1885 年赫德不惜牺牲中国的調停，正是茹費理所希望的。赫德早就企圖干涉中法战争，想在出卖中国和越南的利益的条件下結束战争。由於李鴻章訂立的李宝协定和李福协定的卖国行动受到普遍的斥責，清政府便把赫德看作出面求和的理想人物。这样法国在战场上所沒有得到的东西，通过赫德的活动送到法国侵略者手里。

中法战争的背景，战争时期交战双方的国内国际情况以及有关列强的政策，牽涉到很多方面，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对帝国主义侵华史能有更深刻的了解。这里只能作一些極其粗略的介紹。我們相信这本資料書的出版，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是有一定帮助的。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是对外貿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負責編輯的，从帝国主义开始控制中国海关时起到辛亥革命止，全書共分十一編，“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是該書的第四編。这一編的資料选輯和翻譯工作主要由上海海关前研究室江辰生等同志和海关总署研究室陈澤宪同志分头进行。在編輯过程中，得到有关方面的帮助与支持，謹向他們致深切的感謝。編者編輯本書时，主观上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遺漏的資料一定还不少，請讀者多提意見，以便再版时加以修正。

第一章 越南問題始末

馬士簡介：

馬士 H.B.Morse 美国人，一譯摩尔斯，“馬士”是他在中國海關所用的名字。他是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生，於1874年由美國國務院代總稅務司招聘來華，任海關內班幫辦。

馬士後來曾歷任瓊州、北海、淡水、龍州、粵海等關的稅務司，並於1904年至1907年間任海關造冊處稅務司（造冊處是專司編制和出版海關貿易統計和年報的機關，設在上海，後改稱統計科）。李鴻章曾調派馬士會辦招商局局務。

馬士著有關於中國的書籍多種，如“中朝制度考”(The Trade &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中國泉幣考”(The Currency of China)、“中國的行會”(The Guilds of China)、“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紀事”(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n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等。

當中法越南問題發生時，馬士正在津海關任稅務司德羅琳的祕書，1884年5月中法天津簡明條約和1885年6月中法天津新約簽字時，他都在場。本章是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第二卷第十七章的譯文。

一、中國過去的政策是以許多緩沖國家圍繞在自己的四周，作為它本身和外面世界之間的中立地帶。蒙古佔一特殊地位，因為就

某些方面講，它是大清帝国的一个不可分离部分，另外它又包括一羣分散的王公部落。其余緩冲国家都是藩屬，自己管理国政，不受干涉，以定期进貢，和在新王即位时接受中国册封，来承認中国皇帝的統治。除在新王即位时随时遣使請封外，貢使是在固定的期間遣派的：琉球三年兩貢，最后一次进貢是在 1875 年；朝鮮四年一貢直至 1894 年为止；尼泊尔自 1790 年至 1882 年每五年一貢⁽¹⁾；緬甸十年一貢，1875 年 1 月即曾遣派貢使，1886 年中英關於緬藏条約第一款規定由緬甸最大之大臣每屆十年派員循例举行，其所派之人应选緬甸人；老撾十年一貢；苏祿五年一貢；暹罗三年一貢，但暹王於 1882 年正式拒絕进貢⁽²⁾；越南四年一貢。

二、越南自汉朝以来在不同时期内屡被征服，中国皇帝在越确立了他的宗主权。1407 年，明永乐帝征服越南，第五次归併中国版圖⁽³⁾，但过了 20 年，又在越南廢止郡县，列为藩屬。1787 年，越南爆發反对国王的叛乱，1788 年清乾隆帝遣兵平乱，被击败了，1789 年乾隆帝八十岁寿辰的时候，越南叛党領袖於热河正式受封为越南王，向中国皇帝称藩⁽⁴⁾。1801 年，中国扶前廢王之姪登位，自这时起，直到 1884 年止，越南除因道路阻於变乱外，按时朝貢，並於新王即位时請求册封。

三、在 1787 年越南内乱爆發时，保皇党領袖越王之姪阮福映——后於 1801 年嗣位，号后嘉隆王——派法国教会的主教百多祿(Mgr. Pigneau de Behaine)为特使赴巴黎，請求法国援助国王复位。並於 1787 年 11 月 28 日与法国簽訂凡尔賽条約，在約内法国应

(1) 見 1882 年 11 月 11 日“倫敦中国电訊报”(London and China Telegraph)。

(2) 同前

(3) 当时越南分为十五府、四十一州、二百八十县，人口三千一百万。見麥克高溫著：“中国史”(Macgowan: Imperial History of China) 第 480 頁。

(4) 前書第 551 頁。

允派兵助王，越南則割讓廣南港 (Tourane 或譯作沱瀾) 和崑崙島 (Pulo Condor)⁽⁵⁾。后法國並未派遣援軍，越南亦未讓地⁽⁶⁾。法國在大革命期間，無力顧及遠東，但於王朝恢復以後，漸圖在越南擴張法國的勢力。法國海軍曾於 1843 年、1844 年、1847 年、最后在 1857 年，屢次以法國教士被害，勒索賠款。這些教士的被害，既予法國以所希冀的“機會和借口”⁽⁷⁾，就與西班牙聯合侵略越南，西班牙從馬尼刺派出一支艦隊，法國則調 1858 年遠征中國的軍隊赴越⁽⁸⁾。戰爭從 1858 年 9 月起，繼續了三年半，終於 1862 年 6 月 5 日締結西貢條約。在約內⁽⁹⁾，西班牙除在賠款四百萬元內分得一份外，別無所獲；法國則獲得割讓西貢、交趾支那三省和崑崙島，越王並應允除法國外，永遠不以本國領土的任何部分，讓與其他國家。同時法國又與柬埔寨訂立條約，法國對柬埔寨的保護關係代替了以前越南與暹羅對柬埔寨的聯合保護。1867 年 6 月又借口：“越王陰謀背信，使我們(法國)不得不將下交趾支那的西部三省，併入我們的領土”⁽¹⁰⁾。

四、越南王國分三部分：北圻（一稱東京）在北，安南本部居中，交趾支那在南。其中控制湄公河流域出路的交趾支那，已讓與法國了。湄公河在交趾支那和柬埔寨的沖積平原，雖然是貿易的良好航路，但在江流所經的二十五緯度內，大部分都是險灘激流，因此不能

(5) 約文見高第著：“中國及其國際關係通史”(H. Cordier: Histoire General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Etrangers) (以下簡稱高第書)卷二第 246 頁。

(6) 1787 年條約第三款：“自法國軍隊佔據廣南港之日起，上述島嶼的所有權和主權，將不可變移的由法國所有”。

(7) “……但是必須先有一個機會和借口，以使我們能在一世紀來我們努力經營，但還未成功的國家內，立穩腳步”。見高第書卷二第 256 頁。

(8) 1858 年法國派遣來華保護公使換約，並於 1859 年在大沽與中國作戰的兵力，只有夾板巡艦和砲船各一艘。

(9) 全文見高第書卷二第 257 頁。

(10) 前書卷二第 261 頁。

成为当时从事商業和政治的人們所寻求的伸入中国西南的途徑。在所有的途徑中，除流經广州的西江外，通过北圻的紅河是最容易航行、在商業上最經濟的。紅河的价值，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法国是由於一連串大胆的探險家而注意到它的价值的。在这些探險者中，安鄴(Francis Garnier)於1866年証明湄公河不能航行后，改在長江上游及云南探索途徑，直至1873年；特拉格来(D. de Lagree)於1868年在云南省探險死亡；堵布益(Jean Dupuis)於1871年自云南东北入境，沿紅河至北圻首府河內，复循原路返回，直至長江。1873年堵布益重复了他的旅行，得識正在收复云南的云貴总督，与他訂立合同，运入軍火和食鹽，以易取錫、銅，后繼續旅行到河內，因越南当局不許他經由紅河运貨往云南，他就糾合了一帮中国人及菲列宾人，佔据了河內，並向法国交趾支那总督杜白蕾(Dupré 越譯游悲黎)乞援。同时越南嗣德王(Tuduc 阮福时)也遣使請杜白蕾派軍艦帮助越南人，自他們的領土內驅出这一冒險的法国人⁽¹¹⁾。

編者按：法帝国主义在越南活动，是以侵略中国为最終目的，据安鄴自己說：

“我們如能从这里(指越南)開闢一条又經濟又迅速的路徑，通往雲南和四川，則我們在商务上所能取得的利益，將是不可估計的……”。

“我將旅行到雲南……在那里建立法国的軍械制造厂……並沿紅河修建鐵路，把越南与雲南連在一起……”。

“如果北圻有法国軍隊駐戍，並且有鐵路通往雲南，英国人將無奈我何，如果我們能得到有力的支持，整个印度支那不难全入法国掌握”。

“法国征服西貢……是在印度支那建立一个与英国抗衡的大帝国……”。見諾曼著：“法国与北圻”(Norman, “Tongkin or France in the

(11) 見高第書卷二第266頁。又見安鄴著：“印度支那探險記”(F. Garnier: “Voyage d'Exploration en Indo-Chine”)及堵布益著：“北圻問題始末”、“1872至1873年北圻大事記”、“征服北圻史”(J. Dupuis, “Les Origines de la Question du Tongkin”, “Événements du Tongkin, 1872—1873,” “La Conquête du Tongkin”)。

Far East”)第99至100頁、101頁、113至117頁。

五、法国又一次地获得一个“好的借口和机会”。“杜白蕾此时就起意公然派軍略取北圻”(12)。他自長江上游召回安鄴，給他兵士九十名，小船兩只，並令他去河內“强制解決問題，並可採用任何方法”。安鄴於11月5日抵河內，試圖取得承認法国航行紅河的“权利”未成。11月20日他襲佔河內的砲台，並於12月11日攻佔寧平、海陽、南定三城。越南既失河內，便想起了它还有宗主国，並請黑旗軍援助。黑旗軍立即赴援，並於12月21日与法軍冲突，安鄴陣亡。法国的一个文职委員斐拉斯德(Philastre)这时出面，於1874年2月6日与越人簽立协定，將河內及安鄴所佔各城交还越人。这时法国对德国作战中的創伤，还未完全恢复，無力採用激进政策，它在北圻的实力，只是一小撮亡命之徒，因此斐拉斯德的行动，似乎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所有的法国作家都一致無保留地加以痛斥。“紅河放棄了！法国国旗在河內被撕得粉碎，河內也交还给越南人。堵布益被驅逐了，安鄴和堵布益所努力經營的，現在遺留的痕跡，只有被焚燬的村庄，基督徒的殉道事蹟，和留戍在一个危險地方，以圖保守海防的四十个人了”(13)！但是法国在这次海盜式的侵掠所失去的，却在對越王施用外交压力中取回，結果是在西貢簽訂了兩個条約：一个是3月15日簽訂的“法越媾和同盟条約”(14)；一个是8月31日續訂的商务条約。

六、在媾和同盟条約內，法国承認越南的完全独立——不論对任何外国——並对外国侵略和內部叛乱予越王以保护。越王从法国方面得到饋贈軍火和借用軍事教官。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完整主权”被承認了。1862年条約內所規定应付法国賠款的余数也免除了。至应付西班牙的賠款，可以通过法国在西貢的当局支付；如果西班牙不

(12) 見高第書卷二第256頁。

(13) 見前書卷二第256頁的引文中。

(14) 前書卷二第268頁。